

吳渭池傳略

吳渭池口述
梁錫麟筆錄(1974)

一、出生

1884年4月1日，我誕生於九龍城衙前圍村一農家，祖先遠在南宋年代遷到九龍來謀生，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了，遠祖歷代都是從事農、漁業生產的，到我父親的一輩已是第23世祖了；家境貧困，父親從事耕耘，農閒時間在渡船上工作，母親理家務，飼養一些家畜，付【輔？】助生計，因為家境困難，十歲時才開學，但只上了一年「開蒙」，在十一歲時因母親在一次過海取飼料時，不幸遭大風，木船被大風打沉，遇難無救，喪身大海，被迫綴【輟？】了學，次年又因父親染病身亡了，父母雙亡時我才十二歲，因無親人照料，更因年紀幼小、無勞動力，只好代鄉鄰放牛，為求賺得溫飽，就這樣苦熬地熬過了四年，於我十六歲時那年由朋友介紹，始到了一家行船館宿舍去做工，先是做茶房，後來調做伙食，前後約一年多，又由一家行船館宿舍的海員工人介紹落了船做什務。自此，我便開始了數十年的海員生活。

二、海員生活的四十年

1901年間，由朋友介紹到一艘德國商船「地亞時」號工作，初頭月薪三元，兩月後增到五元。在該輪工作前後兩年餘，最後升薪至七元。當時該輪是行駛山東的青島、煙台等口岸的。

1903年，轉到「黃忠」號，該輪亦屬德國商船，後改名「貴州」號，行駛南洋一帶，只有一兩千噸，在「貴州」號約一年一次，船回港後，放了船，改轉到一家英國船公司屬下的商船「雙窩力」號任職，該輪較前兩艘為大，有三、四千噸，是行駛歐、亞兩洲，所到之處為星加坡、馬來亞、仰光、亞丁、印度、庇能、蘇伊士運河、倫敦、利物浦、比利時等埠。在該輪首次被升任二管事，歷時約兩年，月薪為12元，一次船回

港後再放船。離開了「雙窩力」號，到了花旗船去。

於1906年，到了一家美國郵船公司太平洋郵船公司名下的郵船「德哥打」號去，該輪當時行駛亞洲、美洲，到美國斯亞路、德甘巴、上海、橫濱等埠，有兩萬噸，係當時大郵船之一，因一次船由上海駛往日本時在橫濱口觸礁壞了，幸好人身平安。於是不得不又離船，在輪上任職前後還不到兩年，因船毀被迫放船回港，重回「雙窩力」號，兩年後，終於1908年，當一次船再回到香港時，放了船，休息一些日子，轉落呂興輪船公司名下「中國皇后」號郵船任職。當時已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時時半途也接到請我放船去為他的公司船做事的電報，致於去船，是不愁的。因此就有了選擇的機會了。這次是我初到「皇后」船工作，因為「皇后」船待遇較好些，船又是較大的，行駛埠頭很多。不過「中國皇后」號當時與「德哥打」號基本同綫的，行駛加拿大、香港、上海、橫濱等埠的。當一次船由加拿大開往日本時，不幸又在橫濱口觸礁毀爛，在該輪任職歷時約兩年，又離船了。到此告一段落，屈指不覺已在海上生活已有十年，十年來兩次船失事，且剛好又在同一處，迷信的講句，這真是不好的兆頭呢！幸好，每次都是有驚無險的化險為夷，這次也總算平安回來了。

1909年，係我跨進廿六歲的一年，在日本參加了「聯義社」。因當時任職的「中國皇后」號在日本遇事，只好離船乘搭當時停泊於日本的一艘美國太平洋郵船「西伯利亞」號回了香港，接着便留在「西伯利亞」號，該輪行駛日本、香港、橫濱、上海、檀香山、三藩市等埠。約兩年後，一次船返香港，又離船。為了走埠去澳洲，又轉到一艘德國郵船，該輪當時係行駛澳洲的，經菲律賓到香港來，在輪上工作時間最短，任職

不到一年，月薪為15元，船回到香港便告離船，同年又轉到加拿大郵船公司屬下的一艘較大郵船「俄國皇后」號去，當時月薪達廿元，該輪航行與「中國皇后」號同，有壹萬捌千噸，在船上歷時四年，終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因該輪應征，運兵去了始離船。上岸逗留兩月餘，目的辦理「海員慈善會」的組織，事妥後始再落船，先復到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郵船「亞加多」號，當時該輪專行駛美國三藩市的。在船上過了四年，過渡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俄國皇后」完成了使命，回港後，復回該輪，再過了兩年。多年在海上飄泊，為了休息一些時日，終於1920年離船。同年轉落中國郵船公司屬下「拉路」號去，該輪當時行駛三藩市、檀香山、香港、上海、橫濱等口岸，也有萬噸以上，兩年後於海員大罷工一度離船，復工後，終於1922年離開「拉路」號轉落到太平洋郵船公司屬下的一艘大郵船「威路辰總統」號去，該郵輪當時是環球行駛的，到經世界各大口岸，所到的地方很多，包括香港、菲律賓、新加坡、馬來亞、印度、印尼、亞丁、錫蘭、蘇伊士運河、好望角、阿力山大、紅海、黑海、荷蘭、比利時、英國、法國、德國、地中海、蘇聯、東非、西非、南非、巴拿馬運河、古巴、美國等廿多個國家和地區。在輪上幹了三年。到此，廿多年來海上生活，略剩到一點錢，在朋友的縱容下，到了上海打算從事經商，但因無經商經驗，不到三年，把辛辛苦苦積得的一些錢，就這樣虧蝕了，生意失敗後，因無別的技藝傍身，不得不離開上海，再回港落船工作，先到「比亞時總統」號去，該輪係太平洋郵船公司一艘客船，當時行駛三藩市、檀香山、日本、菲律賓、上海、香港等口岸的，前後又過去了三年，當我五十歲那年，又告離開了。離開了「比亞時總統」，轉落了「加拿大皇后」號，那時月薪達25元，該輪為一艘大郵船，是加拿大輪船公司名下的，當時行經溫哥華、檀香山、菲律賓、日本、上海、香港等口岸的。在該郵船是我行船以來最高薪的一艘，又是歷時最久的，達七、八年之久。就在我五十七歲時離開了，從此結束了我近四十年的海員生活。不久，第二次世

界大戰爆發了，該輪又因戰事，應征運兵去了。四十年來前後落過：比亞時、貴州、變窩力、德哥打、中國皇后、西伯利亞、俄國皇后、亞加多、拉路、威路辰總統、比亞時總統、加拿大總統等不下十餘艘商、郵船做事。隨船到過世界五大洲，跨渡過太平洋，踏遍了各國著名大埠，所到過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加拿大、美國、古巴、英國、比利時、德國、法國、蘇聯、荷蘭、澳洲、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紅海、黑海、阿力山大、東非、南非、西非、葡萄牙、婆羅洲、越南、印度、緬甸、錫蘭、亞丁、新加坡、馬來亞、好望角、地中海、菲律賓、朝鮮、中國等數十處。

三、在上海的三年

1924年，海員大罷工潮後，轉落到「威路辰總統」，三年後放船，離開了香港到上海與友人合伙經營酒樓飲食生意，因缺乏從商經驗，幾個月過去了，業務總是平平，始終無進展。

次年，五月中，上海、青島各地日本紗廠先後發生了工人罷工的鬥爭，當時的運動主要係爭取國家領土的主權，不甘外國人的橫行無忌，規模很大，遭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北洋軍閥的鎮壓，5月15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傷工人十餘人，同年5月28日在青島又發生類似事件，當時反動政府屠殺了八名工人。5月30日，上海學生兩千多人行動起來，在租界內宣傳聲援工人，號召全國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隨後糾集了群眾萬餘人，在英租界捕房門首，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遭英帝巡捕開槍，當場槍殺了許多學生，成為著名的「五卅慘案」，這次大屠殺即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到處發生遊行示威、罷工、罷市、罷課，形成極大規模的反帝運動。當時商人罷市，原來首先由街坊組織起來的，當時我也參加了街坊的組織，責成總商會舉行罷市運動，支持工人、學生的正義行動。一時氣勢澎湃，到處起來運動，這次事件是我終生難忘的。

1926年係我經商的第三年，生意更日見艱難，不務發展，但守業也不易，惟是一日望一日的好轉，望呀！望呀！日復日，年復年。就在這

年某月接船上海員工友的通知，得悉陳炯明軍閥部下的一名軍長洪兆麟這個殺人王因事欲與上海宣【孫？】傳芳議事，來「比亞時總統」由香港出發，途中被該輪海員韋德，取了大「伯自動手槍、槍殺了，事後，該海員因知不能逃避終吞槍自儘，船到上海，被棄屍在碼頭上，因政治嫌疑無人認領，衛生局也不受理，被關留岸上多時，爲了收殮該海員，我曾與上海「聯義社」交涉，不得要領，最後只好與上海海員工會交涉，以死者乃屬海員，工會有責有權殮理，不管他政治嫌疑不嫌疑，爭取了工會接受辦理，後來移葬廣州，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旁，矗立了韋德烈士墓碑。當移屍到廣州後，廣州當局略施仁義，捐出了五千元作喪殮自儘烈士海員，有了喪殮費用，廣州各有關團體復又爭着要求辦理，這件事說明了當時社會的一些人的勢厲【利？】與矛盾。此事給予我很大的教訓。不覺在上海過了三年，到實在站不住了，不得不結束了從商夢想，可是經年所賺得的一點餘錢就這樣經營酒樓短短三年化得血本無歸。結業後只好又回到香港，從操舊業——到船上去。

四、從事各項活動

1909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橫濱組織了「聯義社」，聯絡廣大的海外進步群眾及同情中國革命的外國人仕。首先物色了一些進步的海員做聯絡工作，海員工人因爲盡是跑埠的，有條【件】接觸僑居外國的愛國華僑，又因當時反動政府勾結帝國主義，不管本國或日本等的郵寄檢查甚嚴格，稍有政治嫌疑者，查到罪大不可饒恕的。所有機要文件均由海員傳遞的，我當時在「西伯利亞」皇后號任職，就在那時候參加了「聯義社」，從事對外聯繫工作及攜帶文件，甚致【至】運彈藥，掩護革命黨人進出日本。當時參加了「聯義社」的海員也不少，因爲他們都是爲資本家服務的工人，被視爲「下等人」，受盡各種不平等的待遇，和外國人的諸般侮辱，只是敢怒不敢言。在覺悟上提高的較快，也易受到當時革命的潮流影響，自覺地認識到國家的貧窮是自己受罪的根源，都深恨當權者，要行動起來，掌握一切鬥爭

的武器，所以對當時的「辛亥革命」都有不遺餘力獻身於革命。那時候，革命的醞釀正濃，但白色的恐怖也是非常厲害，反動派到處捕人。有一次，船到日本時，接受了一次護運過一個被視爲「猛人」出境，原來該要員本來係潛在日本從事地下工作的，因受到了日本當局的特務注意，無法展開工作，並隨時會被逮捕的危險，係中山爲了排除該要員的境況，決意設法把他送出日本，後來找我們商量，派人護送，結果船上派了五位海員上岸，把一個留下，把那要員化裝爲海員冒充我們的同行者連夜上了船，但終被日特探到疑跡，翌晨派憲兵迫趕上船檢查，幸好我們早把他藏好，藏在煤倉裏，係敵人意想不到的，結果擺脫了羈留。在上海英租界上了岸。

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政府的統治，但由於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內山腐朽的軍閥掌握政權，勾結了帝國主義，把革命的果實斷送了。中國海員工人與中國千百萬的勞苦大眾一樣始終無得到絲毫解放，相反，趕走了封建的統治，換來了一個十足的半殖民地統治，外國人在中國橫行無忌，資本家變本加厲的剝削，海員工人仍然在資本家與封建殘餘的買辦階級、包工頭的重重殘酷壓逼下生活，待遇是非常苛刻的，終年累月在海上航行，每天要幹上從十一小時至廿小時的工作，還時時受到了白人的諸般虐待。那時，我正在英商昌興輪船公司屬下的一艘郵船「俄國皇后」號任職，該輪當時係跨渡太平洋到溫哥華的，船上有四百多名中國籍的海員，生火部與管事部各半，可是組織力還很低，不曉得爲何改善自己的生活及找出與資本家作鬥爭的途徑，只是在痛苦的勞役中摸索。當時，船上正好來了一位新工友，原來是琳「幻影社」劇員，演得一手好戲，參加了海員工作，發揮了他的優異性，在辛勤勞動之餘，教工友唱戲，湊起船上有興趣的工友組織了娛樂的組織，醞釀準備排演一套白話劇，向琳「幻影社」借來劇本，經過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居然把一套話劇排演出來，係當時眾所欲望的大喜劇：「火燒馬棚」。演出結果尚算合情合理。經過一番的籌備工作，工友們都表現集體的精神，原來上演的道具和用

具無不是工友自動借出來的，為一次富有人家的衣著得來均不易的，結果透過集體想辦法，都解決了。這套諷刺大喜劇上演了，它活生生的諷刺了當時香港買辦商人的糜爛封建生活，劇中人是描寫一個大商人——陳大龍，他在賽馬的一天，拿了錢打算去馬場賭馬，誰料他出門後，碰到了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被邀帶請到了澳門去，在賭博、嫖妓的紫醉金來的地方留連忘返，恰好這天火燒馬棚，燒死了幾千人，他的家人幾天不見他回來，都誤以為他早入枉死城，在家請了南無【喃嚨】道姑打齊開表，正當妻妾在欲生欲死的痛哭中，他突然從外面回來，家人一時誤以為鬼魂出現，都嚇得相告奔走，南無【喃嚨】也嚇得驚惶失措，順手拿走了枱上的肥鷄溜走了。觀眾亦非常喜歡這個戲。

自此，船上的工友通過這個話劇的活動推動起來，片斷的文娛節目此後時時都有演出，在互相學習底下，彼此都有所提高，後來竟組織了一個成熟的粵劇組，從事公開演出籌募社費及船上福利費，及致【至】抗戰時支持抗戰呢。

1914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年，九月間「俄國皇后」號船上一位工友，名叫麥成，在船由香港開往日本，途中得了嚴重的病，送了上岸留醫，約一月後病癒出院，當時這位工友到神戶昌興輪船公司事務所去要求安置，但遭船公司推絕，留在異邦、毫無依靠，只好行乞街頭，後來幸得一家華人辦莊（九八行），以鄉上的親情暫時收留了他在莊上膳宿，不致落薄【魄？】，若不然那後果不難想像。船由溫哥華再到神戶後，他立刻回船向工友訴述情形經過，要求船上收回他，船上工友知道後很為他抱不平，由幾位熱心工友出頭向船方爭取，經一番的週轉始被同意了。自此，又一次活生生的事例教育了大家，船公司、資本家係怎樣把我們看待的，將來誰也難保不會再出這樣事件，若遭此情，不病死也得餓死了。大家自覺的要求保障生活，彼此必須團結一致，並應讓其他海員工人都知道這件事有所準備，但為何進行呢？一時未曾定奪。

同年，一次船到溫哥華的時候，我們趁船有

十天的停泊，在船上台開了一次工人大會，可以講是海員工友第一次集體開會，報告了麥成工友的遭遇實況原本，並由我建議組織了一個「公益社」，規定凡社員在航行中途遭遇到意外或疾病時，大家應同舟共濟，為疾病較嚴重需要入院者，由社撥現金三十元以傍身，其他津貼看實際情況而定，其義務由每人每渡船納社費一元，得到了船上工友一致的贊成，並踴躍參加了社，並由「俄國皇后」號海員工友聯合具名去信到「亞洲皇后」、「日本皇后」、「滿提高」號等各輪，號召中國海員共同行動起來，組織保障自己生活的團體。初步在各輪辦了一些「書報閱覽社」，首先提高工人文化生活，使大家思想複雜起來。

1916年，經過了兩年的醞釀，辦社的事宜終於妥了，各輪即派人上岸組織註冊定址等工作，我也放了兩個多個月假辦理組社工作，直到辦妥了註冊始落船。原來當時香港當局法例中並無社團組織條例，只有一些慈善機關存在，不允我們的申請，結果，為了這個團體實際的存在，只好改頭換面以「海員慈善會」再去申請，才獲批准註冊，從此在岸上組織了海員工會的前身，當時發動參加的合格會員就有三千之眾。致後來在「反對包工、反對無理剋扣」致【至】所以成功是「海員慈善會」的初年時代的重大考驗。

1920年，辛亥革命由資產階級領導迭次的失敗，主因革命政權掌握在軍閥手裏，互相排斥，各自割據稱霸，孫中山又由國內逃到日本，檢討了失敗經過。後來受到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欲從新組織革命力量，實行改組國民黨，並與共產黨聯合，提出「中國革命不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儘管當時一些右派分子反對，但由於對大勢有利只好暫不好反面，改組是成功了，提出了「三民主義，並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向當時較其他軍閥為薄弱的廣州軍閥着手，開始實行徹底打倒軍閥，又向各地張羅一番，組織了廣東農民，當時我正在中國郵船公司屬下的「拉路」號工作，也曾盡過一點力支持過當時的革命，就在一次船到三藩市時接駐美革命黨部人的委任，把一批子彈運回漳州，經我手者有一公

噸川番棍包裝藏在中心分成十多箱，連同我本人在檀香山私下購了兩箱炸葯運到香港駐港的夏仲文收轉漳州作圍攻廣州之用。當時所有彈葯的「三三」均隨身帶付的，還刻了個偽圖章，用「x x 隆」名義收貨的，爲了救國護亡，膽子也壯大了，現在想起來爲當時的冒險行徑和感見也甩一把汗。

1927年，離開了上海回到了香港繼續在船上工作，前後又過了十年。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後，參加了黨。此後大戰一天天的趨緊，東方有日本、西方有德國、法西斯及意大利，到處點火，戰火到處蔓延，中國的許多地方在蔣介石反動政府的手裏自放棄了，實行徹底不抵抗的讓敵人較易地侵略、屠殺。實行在中國施其三光政策，「燒光、搶光、殺光」。當時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的境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子弟軍，只好擔負起這個大責，而向敵人，積極抗日，與敵人勢不兩立，號召全國人民行動起來，據當時的抗日隊伍係在敵、偽、頑的三重敵人回攻下產生的，環境非常險惡，但在自己的政黨領導下，有強大的中國人民支持及國際友人的多方幫助，越打越強，前仆後繼，一個倒下去，千百萬人站起來，敵人雖強大且兇狠，但終於是獨立的，它們無人民的支持，相反所到之處都受盡人們咒咒。那時候，我正在「加拿大皇后」工作，爲了配合國內人民抗戰，盡自己的一點微力，在船上轟轟烈烈的展開了籌募工作，宣揚抗日的意義，得到船上工友的同情支持，每載船頭都能籌得壹兩千元救濟傷兵難民。並在舊金山開了一次同仁大會，大大地開展救濟傷兵難民的募捐工作。接着又支持抗日隊伍，爲人民軍隊中的新四軍，八路軍及東江縱隊，前後十載船頭，歷時兩年，每載船除了在船上演戲籌款外，還發動了進步的海員工友到岸上去，到其他船去。一番的運動，船上工友都認識到抗日的意義，自動戒起賭來，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應做些有意思工作，捐款支持抗戰。每次船回香港後還把募捐芳名及捐款數額登報宣揚。

1939年冬天，趁「加拿大皇后」號入塢大修，有三個星期修補，發動了船上卅多位工友組

織慰勞團去惠陽慰勞東江游擊隊，並帶有毛毯、藥品、膠鞋、香煙等慰勞品一批出發，大家又選了我爲慰問團領隊團長，出發到了惠陽，見過了游擊隊隊長曾生等，受到了熱烈歡迎，共進晚飯，互相慰問，非常興奮，現在回想起來還歷歷在目。到了惠陽當晚還開了7個歡迎大會，會上由曾生隊長發表歡迎詞，表示全體隊員熱烈歡迎我們。正當我上台代表答謝詞時，突然被遠處一陣陣轟隆轟隆的飛機聲終止了會議的歡慶，馬上有計劃的分頭疏散躲避，事後無繼續了會議，各人分別到各家寄宿去。原來慰問團由香港出發，一時浩浩盪盪，引起特務注意，跟蹤了我們，有下毒手的機會，當晚好不容易才守過了一夜，早飯由我們捐出了數頭生豬，並分別在六百多名游擊隊內同歡共食。飯後接着補開了大會，當會議把歡迎、歡送一起解決了，本來我們打算逗留三幾天的，但爲了避免引起敵人注意，結果決定當天便辭別了東江縱隊，各自回來。誰知，我們回來竟引起船上一些人的不滿。落船後，遭當時船上中國海員的工頭楊九的白眼，本來事前我是請示過他，得他同意的，原來他積恨在心，只是無機會攻我，這次雖僞意同意，原來是他之蓄意陰謀。他結果以我搞到船上工友瘋顛起來，今日又話籌款，明日又話慰勞，不安心像過去一有閒暇就聚賭的生活，攪到船上工友看得籌款戲來，捐得錢來，無錢來聚賭，他無「三三」可抽，借此在洋大管事面前，說我的壞話，船上開除了我，又開除了船上參加演戲的工友，沒奈何離開了船，回到家裏憤恨地帶了一子一姪起程去東江交了給曾生，參加了游擊隊，當時香港有幾家報紙還刊登了消息，登了大字標題：「送了從戎」表揚我。

五、戰時護鄉鬥爭

1940年，結束了海員生活，回到了故鄉荷前圍村，先是送了子、姪去東江，回來後着手改組了祠校：因祠校辦得實在不成體統，簡直成爲一所學店，前時因無暇辦理，現在都有機會了。於是召集了鄉親父老開會研究祠校實況，決心把它改組，當席選舉我爲校長，又把祠校命名「吳族義學」，以新組織申請註冊，辦理一切有關事

宜，幸得南方學校派來教員四名來（三男一女）協助辦理一切並負責執教。此後，改用了正氣的課本，改變了教育的方針，使至結合時代的實際的需要。當時，義學改組後日教小學，夜間組青年國語進修班，使成長青年有學國語機會，當時日夜就學人數添了許多，達兩百多人，義學的經費當時主要來源靠祠堂撥來每年兩百元和收每學員每月五角堂費，來維持的，但又因就學者盡是自己的子姪之輩，家境多半非常困難的，實際連五角錢堂費也很多無付，兩百多人只收得拾元式拾元，所以當時在經濟上僅賴在那兩百元開銷，又要支付教員薪金，又要開支學校一切費用，經濟是捉襟見肘的，捫節開支，達到再無可省的了，就這樣千般艱難的堅持渡過了兩秋。

日本南侵迅速的蔓延着，香港終於1941年10月8日淪陷了，義學就在戰火來臨前夕結束了，當時，又是一番疏散工作，燬燒公籍等工作。接着戰爭帶來了混亂到處打家劫舍，麻煩又多了，爲了本鄉的安全，刻不容緩，召集了鄉親組織維持會，防止匪人趁火打劫，有機可乘，在有條理的緊密組織下，產生了維持治安的隊伍，由鄉中青年員負責起，編隊分班，有紀律，有組織，平時輪流值班，遇事一同對待，鄉里又委了我爲鄉長，主持鄉中戰時一切事務，由於全鄉合作社組織嚴密，維持了當時混亂秩序，保證了鄉民的安全，其他鄰鄉遭打搶、放火、蹂躪，非常荒亂，但我鄉確保無恙，當時，許多附近的「出嫁女」都回娘家來避難。一時各處雲集，滿鄉婦女、小孩、自衛隊的責任也增加了不少，一些有錢的團外人，見我們治安好也來要求保護，避免遭打單、搶劫，爲了保家保鄉，做得到的我們都做了，各處人等均來要求留在鄉內，獲得保護，一時人多又複雜，爲了保證不出事故，不但加強晝夜執行警戒，還發進出鄉證件，定規則由進出鄉檢查，派出男丁站崗於村口，進出鄉男女老少人等一律檢查，因戰事到處缺糧，爲了杜絕米糧出鄉，爲暫時住在鄉內的人，爲要接濟家人的，也得煮熟飯帶出去。這樣一直維持了數月，不出事故，直到日本大隊進港後，治安稍爲安定了。在日本人壓力下，不得不緊縮了保安工作，依然派

有青年值班、還保留維持隊，緊守鄉內秩序，每逢日本人進鄉檢查仍派糾察隊持棍追隨，並派人領着日本憲兵逐家去，防止壞人擾亂秩序。接着爲了安全和當活，一面四出找糧食，找工作，跟日本軍方諸般的交涉以要求配給米糧鄉民，並首先爭取了十大麻包大米來給鄉民續炊、每戶分得三斤，我家也不例外，爲了確保糧食以後的供應，不惜交涉到日本司令部，當時，面向敵人要糧食，有「與虎謀皮」實在危險得很，但爲了不挨餓，使鄉民免遭劫運，身受所托，碰死也得出走，憑着我略懂日語的方便，結果爭取到每戶按人口申領有糧証，派出的工人做工有飯食，基本解決了一時食飯的困難。當時附近各鄉都因我鄉各種優待，感到奇怪。我們就這樣幸災樂禍艱難地渡着時光，困難是重重。後來日本人爲運兵南下，要把啓德機場擴大，實行遷拆附近各村落，並限期三天要拆。消息傳到後，即通告鄉民聯合交涉，但限於命令既下，無法收回。當時只保住了現在的衙前圍村，拆了上、下沙埔、浦江（蒲崗）、新、舊二坑，上、下元嶺，石鼓嶺，沙地園、豬屎寮等一帶，無法保了，後來只好要求安置，結果把啓德路、啓仁路，啓義路、長安街等四條街給鄉民權且暫居，不久該四街又告要拆，弄到無法收拾，被迫求見於日本總督，結果被批指現在九龍塘模範村及錦田。模範村是當時得名的，那時候該處爲一片荒地，由我極力爭取下，要求補償損失，始由日本人搭回石屋，並委我爲此處村長，此後，村民各等事宜均由我身負。爲另一處，即錦田，因乏人出來交涉，日本人只草率地搭回了一些木竹棚之類交鄉民了事，因木竹棚不耐風雨，不久毀了，不能住人。

次年，世事不以人們的意智【志】所能轉移，儘管我好意爲之，竟有些埋沒良心之徒，不惜把我出賣了，指我係有問題人物，曾參加過組織，帶了姪參軍，並在香港淪陷前夕協助盟軍勢力退出香港等幾項檢舉我。當時日寇特務四出暗地捕人，我參軍的子姪數人從東江回到九龍被捕，不久我亦被捕了。我的子姪數人就於我被遞捕後於赤柱監獄就義了，我因「罪重」不能饒恕，在殘酷的刑罰下，幾次死去活來了，但敵人

始終不肯放過我。後來因在我口裏得不了什麼，又經外面朋友四出運動，用了數百之作爲擔保，求情。敵人見眾人力保，始准我出獄。從死神挽回來的我，因幾經折磨只得奄奄一氣，當時許多人都以爲我回天無望，非常失望。經眾人的小心救護下，從不能飲食慢慢地恢復過來，未等身體完全復元，家人及友人幾番勸我離開香港，免遭二捕。我心思：敵人之所以放我，係勢指我無藥可救的，現在還魂了，豈有不後悔之唸【念？】。結果留走相持之下還是走爲上着。離開了香港回到內地——惠陽。在惠陽從事海員戰事時形的組織，直到香港光復了，始回來。

六、恢復工會鬥爭

1945年9月11日香港光復了，普天同慶抗戰勝利。經過幾年殘酷的戰爭蹂躪，生還的人們都從四面八方回來了。我也與一些工友由內地回到了闊別多時的故里，香港到處殘垣垛，石饑迭迭，一片淒涼的境狀蓋與人們勝利歸來的喜氣，立刻飛向九天雲霄了。幾凡隻身歸還者，家中人不知去向，有戰火中死去，有因饑寒交迫餓死了。化悲憤爲力量，死不去的人們都發動起來，團結起來。我們從內地回來，急不容緩，策劃恢復工會事宜。但赤手空拳談何容易呢？一連串問題發生了，首先碰到的係經濟問題，幾位合力工友也是家徒四壁的，每講組會資金無、連糊口也成問題，大家商量之下，一方面派人找工作，一面組織有關事務，我要求出去工作，但工友們力挽，要我留在復會，他們去謀事，取得工資作經費。於是我也不好爭執，設法向友人借貸一筆經費。先是借了兩百元作爲工會建設費，結果賣了四巷橫屋與曾造延200元，償還借款。又連借帶霸的要了友人一層樓來作會址，當時設在廟南街132號四樓，由家裏搬來椅凳數張、一些茶具、碗筷用具爐灶等，拿不出或不夠就借。就是這樣白手興家的把工會辦了個大概模型，爭回了「香港海員工會」的招牌，經過幾番的申請備案工作，每日四處出走，費盡三舌，在幾位知己的工友大力支持下，工會是恢復了。當時的生活是非常刻苦的，經濟上到此還是真空的，復會成功開同仁大

會又向外借了三百元。後來許多工友都陸逐回來了，一些無家可歸的工友竟搬到工會來，直到找到工作始離開。工友們找到謀生路數後，均酌情的支持工會的生存，致後來逐漸清還了各項費用的貸款。原來工會主席李發，因申請註冊以他名義，復會後就由他主理，我次之。但因在執行會務時有岐(歧)見，我不滿他處事的先已後人，把工會的利益放在其次地位，於是經常從榜(旁)提出指正，本是同志之言，豈知弄巧反拙竟成爲忠言逆耳，視我爲眼中釘，相持之下，不久因事徹底破裂了，我被逼辭了職。就這樣把辛辛苦苦辦起來的工會，托以他負責了。決定從農，再回到故居，在石鼓隆開荒辦了一個小型農場，變賣了家業，添置農具、建住所，前後經過近兩年，正當辦得有點端倪時，突接一遷拆的無情。原來香港政府爲了擴充飛機場跑道，把我辛辛苦苦所置的一切收了，只補回二角錢一畝的青苗損失算了。後來它竟以近百元的出賣了。當時曾力爭合理補償，但不得要領，再一次血本無歸，儘(盡)付東海。那時後我已經係六十四歲了，重回故居衝前崗，一時主意未定，又幾接工會派人要求我回去理事，共同發展工會，原來那時候該姓吳的早不在了。因我辭職後他因無人敢重(從)中挑剔他的所爲，更是變本加厲了，結果弄到大敗工會利益，被工友除了。我知道事情的本沒【末】，很爲心痛，決定回去共事，先時任執委，次年同仁大會選了我爲主席，此後連任八屆，每推都被工友們挽留。工會經過十年多來，得全體工友的愛護支持，獲得了大大的發展，購有物業樓宇數層，除工會辦公所外，港九辦有服務部、九龍辦有連廚的俱樂部，更辦有飯堂，港九兩地還辦有子弟管教班達數百名學生、組織達兩千多人的家屬福利互助組和組織了家屋訪問組。使海員工會的大家庭逐漸壯大鞏固起來。現在擁有五十多位職員辦事，最近還實行了一次加薪。舉辦福利達十多項，提到三三。參加了工會的香港工會達四萬之眾。工會的基礎是鞏固了。我也終因年事高大、責任重，又以工會基礎穩固了屢次要求辭職，一再被工友挽留，直到前年，我七十五歲那年始被接以辭職，但挽留我任工會顧問，有事好

找我商量協助，辦理會務事宜，工友的盛意隆隆我怎好推辭呢！我無條件的接納了。瞬眼又過了兩年了，兩年來也歷盡(盡)滄桑，辭了主席不到數月，受車撞傷腿部，經月醫治，終因年老血力遲緩，雖醫為不回復，有助手拐杖。迷信的講句，真是「福無從【重】至、禍不單行」，又患了一場眼疾，得工會工友的支持和關心，義務把這次患疾化險為夷。

七、退休的生活

接東頭邨木屋區大火後，當局為重建該區，安置災民，建徙置區。我宗祠在重建區中心，當局強行收地，要我拆「祠堂」。實行提高圍圍，地台，每大雨必水浸我宗祠，被逼與當局交涉。當時的華民政務司陳樹青，為向政府邀功，軟硬兼施，迫我族氏就範，分化族中為利是圖者，當時處理祠堂事務司理吳魚池，其為我等接受當局搬拆祠堂條件，把宗祠與學校分開，由其控制，我組織族人據理交涉，當時由外壓力很大，迭次會議，我說服族人同意由內部改組，分四房委出司理向政府辦理註冊，魚池身屬長房，其以一房司理身份與其他三房司理共擬族務。我因年事高，由【又？】負責工會顧問，日常許多會務實際分不了身。推吳有發為村代表、鄉長，我授權他處理一切村族事宜，魚池反對，放棄長房司理，堅持為吳成達祖唯一司理，後只好邀請長帝興等同意，委華友為司理，三房東興，三房泰顯，四房兆川，吳有發為族總代表。我據曾在樂善堂聽過當時參加條約簽署清朝唯一廣東採花出身官位侍郎陳伯陶向九龍地區鄉紳訓示，據拓展專條所定，官府不能任意奪民產，特別係山墳、廟宇、祖屋，外軍事用及公共事業外用不可，但也係與民商議，賠償滿意為止。為此我曾與吳有發到廣州見曾生市長，陳郁省長及法院尋求支援。從原來宗祠八千多呎地及餘地共約萬呎，補回至德學校，吳氏宗祠，在村後。由原來5604分拆為7434、7435地段，屬吳成達祖管理，學校只規定辦學，24班房，每班45人共1080學位，吳氏子弟80個免費學位。（當時為津貼學校，每學生收五元學費，一元堂費）教職員由原來漢師同學

會成員主理，計有丘伯康、鍾熙然、黃志、陳雄彬等，當時立約，尙得當局口頭同意宗祠後公園為校園，學校側設教職員泊車用地。後來因校園變用途，被罰收回，泊車場改為2D號等巴士總站，被迫泊車村前。

1962年學校、祠堂落成。最令我反感為祠堂建時規定紅牆、綠瓦，原來的油漆【漆？】，非特製琉璃瓦，及開光費用尙未撥到，據撥數為當時壹萬港幣，但宗祠只擺入祖先牌扁，開光後已無錢加高圍牆，貸款興建，繼當局城市發展，收地拆村，先後上、下沙浦村及附近祖業地。又引起分產爭執，幾經商議，分三按房分，分三按丁分，分三置產產業收租作春秋二祭、修墳、助學等用。日玄祖及位榮祖註冊為有限公司，管理、置業等事項，正當一切就緒【緒？】，與發展商商議時，即發生67事件，地價大跌、物價上升，原來30多萬元可起物業，只好與建築商再議，只建唐樓六層，閣仔四間，其時港英與觀台派勾結打擊愛國人事，到處拉人，我當時回國內暫避。後因「發建」三「僱」，只好冒險回港辦理簽收手續，跟進工程。成立管理小組，辦理出租等一系列相關法律，核數等事，三如不休生活、壓力不少。

1970年當祖務安頓好，學校又出現問題，吳法任首任校監，魚池一直反對，為司理事到處投訴，上兩到美國舒【樞？】密院，長房司理是華友在穗，簽署文件不便，授權其長兄吳長福代行，又費一番程序，72年吳法病逝，校監問題又引起爭議，幸好建校時成立族內校董會發揮作用，當時任職校工吳錦陵暫當校監，基此，族中父老反對，最後推退休警界吳福，他在社會有一定名望，誠繼任適當人選，正值至德成立拾年，大事修葺，發刊紀念。學校保持發展，學校成立男女子籃球隊，在校際當中每奪獎牌。祠校到此應屬高峰，對外界聯絡也廣。村內每次天后誕等活動，師生參予工作，關係當好，祠堂在條件許可也提供助學、獎勵。好景不常，廉政公署成立，葛栢事件爆發，吳福因害怕牽連，申請移民，校監一職又費思量，只好由四房司理吳兆川兼任。三。